

# 中國上古音聲母問題

(一九七〇年八月二十五日在香港中文大學演講詞)

李方桂博士主講 常宗豪筆錄

## 介紹詞

諸位，今天我們很榮幸請到李方桂先生給我們講中國上古音的聲母問題。當然到這裏來的諸位都知道李方桂先生是位全世界聞名的語言學家，不過我也想用短短的時間來介紹一下。

李先生早年是在芝加哥大學研究美洲印第安語，在語言學大師 Sapir 指導之下，得到語言學博士。後來回到中國，從事於非漢語的研究。所謂非漢語，就是中國境內漢語以外的許多語言。我們記得，在三、四十年前，即1930年左右，當趙元任先生到廣州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時候，傅斯年所長曾經介紹趙元任先生是漢語語言學之父；現在我們在四十年後的今天，可以介紹李方桂先生是非漢語語言學之父。就是說在中國境內，漢語以外的各種語言的研究，李方桂先生是用現代語言學的方法來從事大規模研究的第一人。

李先生在研究美洲印第安語方面非常有貢獻，是全世界知名的。他的博士論文 *Mattole, an Athabaskan Language*, 就是研究印第安語的。後來繼續發表很多論文，如：1946年在美國土語的結構 (*Linguistic Structures of Native America*) 這部書裏，李先生也寫了一章來討論美洲的一種印第安語言 Chipewyan。一直到一九六幾年，李先生還繼續寫他的美洲印第安語研究論文。

李先生學術研究的第二方面是泰語的研究。所謂泰語，是泰國和中國西南各省許多講泰語方言的民族的語言，現在李先生可以說是泰語比較研究的權威。他收集幾十種泰語方言，然後加以比較，擬構出它們的母語來。現在李先生的大作已經發表了幾十篇了，不過以後還要出一部大書，這是一部劃時代的著作。

李先生不但對非漢語有研究，對漢語也有特殊的貢獻。早在1931—35年，他就發表了他有名的講中國上古音的幾篇論文，和高本漢互相辯論，在當時，中國的學者用現代語言學的

方法研究中國上古音的，可以說以李先生為第一人。李先生近年來又繼續他的上古音研究，在西雅圖的華盛頓大學和檀香山的夏威夷大學都曾經講過上古音；並且在台灣大學也印發了上古音講義。這又是一個劃時代的貢獻，今天所講演的只不過是其中的一小部分。

李先生不但對這幾種語言有研究，對西藏語也有特殊的研究。特別對於唐代的唐蕃會盟碑裏面的翻譯藏語和漢語的對音和其他方面，有一篇很長的論文在通報上發表，這又是一個很重要的貢獻。

此外，李先生對台灣高山族的語言又開了一個創始工作，過去日本人曾經研究過高山族語言，不過不是利用近代最新語言學的方法去調查的。而李先生可以說是用最新的語言學方法大規模調查台灣高山族的語言的第一位。現在在台灣研究高山族語言的，大部分是李先生的學生。

李先生不但在這五方面有特殊的研究，對於普通語言學理論也有研究。在1966年發表了零聲母和零音節 (The Zero Initial and the Zero Syllabic)一文，以及二十年前發表了一篇講藏漢語研究法的文字，後來又研究泰語裏面用詞彙區別各種泰語方言及劃分方言區域的辦法。這幾篇論文在普通語言學上也有特殊的貢獻。

不但如此，李先生研究西藏語的時候，並且注意到西藏語的歷史。他寫過一篇馬重英考，就是考證在唐書裏面這個西藏土蕃大將在西藏人所寫的歷史裏面是怎樣的一個人。所以我們說李先生的貢獻是多方面的，在全世界上也是不可多見的廣博的語言學家。今天我們有機會請李先生來替我們作一個專題演講，中文大學感覺到非常榮幸，現在請李先生講演。

周法高

周先生，諸位同人，諸位來賓：

我十分感激剛才周先生對我的簡短的介紹，我的一切研究工作大概周先生報告得很完備，那我只有用「卻之不恭，受之有愧」這句話來對答周先生的介紹辭。

我今天要講的是中國語言研究之中的一個問題。研究中國語言有很多的方法以及很多的部門去進行研究。比方說：我們可以研究中國境內的方言。中國境內的方言很多，專門作這一項研究，恐怕一輩子、兩輩子也做不完。也可以研究中國語音上的問題，中國文法上的問題，或者是詞彙上的問題等。

今天我要講的是關於中國語言的歷史方面的問題。我們知道上古音是指周秦時代的古音，是研究中國語言歷史的一部份。要想知道中國語言的歷史，想得到一個大概的觀念，就不得不知道中國上古的語音是怎麼一種情形。我這一次想同諸位討論的只是上古



音的一小部份，因為時間的限制，不能完全跟諸位討論。上古音研究的重要我們可以從明朝著名的學者陳第的話看出來，他說：

蓋時有今古，地有南北，字有更革，音有轉移，亦勢所必至，故以今音讀古之作，不免乖刺而不入。

他認為我們拿現代的語音去唸周秦時代的文章，便不免乖刺而不入。這個批評是很對的，因為拿現代的話去唸古代的東西當然是不對的。今天我們仍然在用二十世紀的國語去唸兩千多年前所寫的文章，這是個極不合理的辦法。或者不用國語而用廣東話來讀，可是廣東話也是二十世紀的廣東話，而不是三千年以前的廣東話；這都是不合理的辦法。可是到現在我們還沒辦法脫離這個老步驟，原因是我們對上古音還不十分懂得，一直到現在還沒有一個合理而滿意的系統去表示上古的音韻，所以還得用這個不合理的辦法去讀中國古書。此外另一個原因，是因為一般讀中國古書的人，尤其是愛好中國文學和歷史的人，對古音的問題不大重視，或者不談這個問題，所以這門學問到現在還在比較初期的發展中。

上古音的研究，在清朝可以說是最發達的時代，雖然前些時期也有很多人做過研究，但清朝出了很多大學者如：顧炎武、江永、孔廣森、朱駿聲、江有誥，一直到後來的章太炎先生、黃季剛先生，對上古音的研究，都有很大的貢獻。我們現在研究上古音只能利用他們得到的材料，另外用一個新的方法去研究它。因為以前研究上古音，往往用了很多很重要但也很籠統的名詞去解釋上古音，比方說古韻分部罷：有的分十部、有的十三部、有的分十七部、分十九部、分二十一部、分二十二部，後來又分二十八部，這個分類便是個很籠統的。此外還有甚麼「叶韻」、「對轉」、「旁轉」種種名詞，用起來相當難了解。我們現在可以利用前人的研究材料，用一套新的語音符號把它標出來，看看究竟上古音應該是甚麼，這是我們當前要作的一個相當重要的工作。

研究上古音的聲母問題，用英文說就是 initial consonants。諸位要是懂得國音符號，它就是ㄅㄆㄇ這一套東西。研究上古音聲母的材料，只有從諧聲字這方面去追求。當然諧聲這個問題也是一個相當嚴重的問題，不過我們暫時撇開其中困難的問題，先就我們比較可以利用的諧聲字來講。除掉諧聲字的材料之外，我們還得利用後來我們比較明瞭的切韻時代的聲母系統。諸位都知道，切韻時代的聲母系統有所謂卅六聲母，諸如幫、滂、並、明、端、透、定、泥這一套。因為上古音聲母跟切韻的聲母系統，一個在先，一個在後，我們要看看怎樣能夠假定上古的聲母可以演變成後來的切韻聲母。這種演變

情形跟切韻聲母怎樣演變成現代方言的各種聲母相似。我現在雖然不能夠把整個的上古音的聲母系統詳細討論，至少我可以給諸位寫一個大致的結論，然後我再選幾個我們要討論的問題。

上古音有下列的幾套聲母。其中有一套唇音聲母，就是英文叫 labial consonants 的：

p、ph、b、m

其次是有一套舌尖塞音聲母 (dental stops) 計有：

t、th、d、n 和 l (邊音)

上古的 p、ph、b、m，在一定的語言情形之下，就變成後來到切韻時代的上古幫、滂、並、明，跟非、敷、奉、微。舌尖這一套聲母，t、th、d、n，在切韻時代的三等韻裏 (三等韻我們知道是有介音 j 的) 的介音 j 前頭就變成後來的 ts、tsh、dz、dz、ríz、這就是照三、穿三、牀三、日，這四個聲母。由於另外一個介音 r 的關係，上古的舌尖塞音，變成後來捲舌的 ṭ、tḥ、ḍ、ṇ，這就是切韻時代的知、徹、澄、娘。

此外還有一套舌尖擦音，這在英文叫 dental sibilants，那就是：

ts、tsh、dz、s

這套東西也因為後來介音的不同，而有不同的演變。例如加上介音 r，就變成切韻時代捲舌的聲母：tʂ、tʂh、dʒ、ʂ，在切韻時代我們管它叫做照二、穿二、牀二、審二。

此外還有一套舌根音 (velar consonants)：

k、kh、g、ng、h

k、kh 在切韻時代大多數還保存着，g 在切韻時代有時候變羣母 g，有時候變匣母 ɣ，這就是羣、匣兩母分裂的地方。h，就是後來的曉母字，高本漢把它寫成 x。

我在舌根音裏頭另外擬了一套圓唇的舌根音，英文叫做 labialized velar consonants。

k<sup>w</sup>、kh<sup>w</sup>、g<sup>w</sup>、ng<sup>w</sup>、h<sup>w</sup>

為了方便印刷起見，我們也可以把 w 寫在下面，成為：

kw、khw、gw、ngw、hw

這一套在切韻時代跟普通舌根音合併了，多數變成切韻時代的合口字。不過切韻的合口字不見得全是從這一套變來的，它們另外還有來源。我之所以要擬出這一套圓唇舌根音聲母，是因為在切韻時代的舌根音跟圓唇成分的關係非常密切。切韻時代的合口字大部分是在舌根音底下出現的，或者是在唇音後頭出現的。在唇音底下出現的，我們可以想

這種圓唇是可能受唇音 p、ph、b、m 的影響而發生出來的。這是後起的合口；在舌根音後頭的圓唇，我們沒法子說它是後起的，一定是從前就有的。因為它跟舌根音關係的密切，所以另外擬了圓唇舌根聲母。這不但在聲母如此，在韻尾上也可分出兩套，一套是 k、kh、g、ng，另一套是 k<sup>w</sup>、kh<sup>w</sup>、g<sup>w</sup>、ng<sup>w</sup>；因此我在講上古音的時候，取消了切韻時代開口、合口的分別。

此外還有一個喉塞音 glottal stop · 和一個圓唇喉音 labialized glottal stop ·w。這樣，我們大致可以把上古聲音母的情形簡單列出來：

唇音	p、ph、b、m
舌尖塞音	t、th、d、n、l(邊音)
舌尖擦音	ts、tsh、dz、s
舌根音	k、kh、g、ng、h
圓唇舌根音	kw、khw、gw、ngw、hw
喉音	·
圓唇喉音	·w

我現在要講的就是比較有問題的東西。我們剛才已經說過，研究上古音的聲母一定要根據中國諧聲字的系統來看，中國的諧聲字有很多很複雜的東西，有些現象現在也沒有辦法可以解釋；但是我們不妨利用這批材料，用比較嚴格的方法去解釋中國諧聲字。比方，我們發現有 p、ph、b 聲母的字時常諧聲，我們可以算為一類，但它們大多數不跟鼻音 m 諧聲；同樣，t、th、d 這類聲母字的偏旁，也是常常諧聲，而不跟鼻音聲母 n 的字諧聲；舌尖擦音的 ts、tsh、dz、s 聲母的字時常可以諧聲，但是不大跟舌尖塞音聲母的字互諧；舌根音的 k、kh、g 聲母的字常常互諧，但是不大跟鼻音 ng 諧聲。奇怪的是 h(x) 這個聲母倒往往跟 k、kh、g 等母的字諧聲；kw、khw、gw 這一類也不大跟 ngw 母的字諧聲。kw、khw、gw 不大跟 k、kh、g 一類字諧聲，這是很特殊的，就是合口字不大跟開口字諧聲。

如果我們相信我剛才講的情形大致是如此的，那麼我們就發現很多不合乎我們剛才所講的情形。如果有些不合乎我們情形的，我們就要細細再去看一看這種不合乎我們一般諧聲原則的諧聲字，有沒有一種新的看法，新的假設，可以解釋這一類不合乎諧聲原則的東西。

很早以前，差不多近三十年了，董同龢先生在他的上古音韻表稿裏就發現了有 m 聲

母的字，往往在切韻的時候，是跟有 **xw** 這類字諧聲的現象，這個依我們的原則看來，是很不合理的，我們必須有一個解釋的方法，董先生在這個問題上的意見是很值得採用的，舉幾個例子：

每 m- : 悔 xw-  
 勿 m- : 忽 xw-  
 民 m- : 昏 xw-

爲了這個緣故，董先生以爲古代一定有一個清音的鼻音，就是不帶音的鼻音 **m**，普通語音符號寫成 **m̥**，我們簡單化寫成 **hm**。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值得採納的學說。我們至少可以知道不帶音的 **hm** 在切韻時代變成了 **xw**。少數例外是圓唇失落，這還不知道是甚麼原因，如海 **x-**，黑 **x-** 便是。這種例子比較少，大半還是變成圓唇的 **xw**。不帶音的鼻音 **m̥** 在雲南貴州等非漢語中也時常發現，比方貴州的一部份「水家人」，他們管「狗」叫做 **m̥a**，不是 **ma**。在中國古代也可能有這類音，到後來才失去了。

如果我們相信古代有 **hm** 這個不帶音的鼻音，我們是否可能還有別的不帶音的鼻音？有的話，那它們的諧聲又是否有甚麼特殊的現象？我現在要舉幾個例子來證明上古音裏還有一套不帶音（也就是清音）的鼻音在內。

我們知道跟上古的 **n-** 聲母的字諧聲的，很少有 **t-、d-** 這類的字，但是特殊的是有幾個 **n-** 聲母的字往往跟吐氣的 **th-** 諧聲。這是很奇怪的現象，因爲 **n-** 是個不吐氣的濁音，本來該跟 **d-** 諧聲；但是並不跟 **d-** 諧聲而跟吐氣的 **th-** 諧聲。比如說：

態 **th-** : 能 **n-**  
 嘆 **th-** : 難 **n-**

這是 **n-** 母字跟 **th-** 母字諧聲的例子。其次在切韻時候變成 **n** 或 **ń** 的也是如此：

丑 **th-** : 扭 **n-**  
 恥 **th-** : 耳 **ń-**  
 愿 **th-**，婿 **th-** : 若 **ń-**，諾 **n-**

此外還有別的例子，我不想多舉了。現在我們需要解釋的是爲甚麼 **n** 跟 **th** 諧聲，而不跟 **d** 諧聲。我在貴州調查苗人的語言的時候，發現苗人除掉鼻音聲母 **n** 之外，還有不帶音的聲母 **hn**，至少有些個苗人方言裏，不帶音的 **hn**，我聽起來彷彿是 **nth**。我想 **na** 跟 **ntha** 是很相近的，不帶音的 **n** 變成 **th** 不是不可能的。我想 **th** 母字，能够跟鼻音諧聲，是因爲這一類 **th-** 母字是從 **hn** 來的。所以我決定上古聲母在不帶音的 **m̥** 之外，還有一個不帶音的 **hn**。

此外還有一套聲母，在切韻上管它叫做審母  $\acute{s}$ ，也跟  $n$  聲母的字諧聲，像

恕 $\acute{s}$ - : 女 $n$ -

攝 $\acute{s}$ - : 聶 $n$ -

這些字也不合乎我們一般的諧聲條件；但仔細看起來，有個很顯著的情形，就是這類審母字，在切韻裏都是三等字。三等韻母多半都有個  $j$  介音在裏頭，這類字可以想像是從  $hn+j$ - 變來的，這個也等於我們平常承認的日母字從  $n$  變來的一套手續：

$n-+j- > \acute{n}j- > \acute{n}\acute{s}- > \acute{s}-$

$n$  顎化後變成日字母。在唐朝時鼻音漸漸不顯著了，唐朝人常用日母字來翻譯西藏文的  $\acute{s}$ -，比方西藏有一個官名叫  $b\acute{z}er$ ，唐書裏把它翻作「熱」字，這是個很顯著的例子。此外的例子還不少。如果我們承認切韻時代的日母字是從  $n$ - 變來的，我們也可以推論審母字是從  $hn$ - 變成的：

$hn-+j- > \acute{h}nj- > \acute{h}n\acute{s}- > \acute{s}-$

審母字跟  $n$ - 母字諧聲的現象，我們也可以用語音演變的方法來解釋。就是上古  $hn$  這一類的字，在不同的情形之下，一部份變成  $th$ ，一部份變成了  $\acute{s}$ 。

此外， $ng$ - 這個聲母，在上古也應該有個清音的  $hng$ - 聲母。我們也有許多例子可以想像到它演變的情況，因為  $ng$  這一類字不跟  $g$  這類字諧聲，卻跟  $h(x)$  這類字諧聲，我們有不少這樣的例子，比方：

許 $xw$ - : 午 $ngw$ -

化 $xw$ - : 吡 $ngw$ -

義 $x$ - : 義 $ng$ -

那麼，我們可以說  $x$  這類字是從清音的  $hng$  演變出來的， $xw$  也是從清音的  $hngw$  演變出來的。

歸納來說，我們可以在上古的鼻音聲母以外，加上一套輕音的鼻音：

清唇音鼻音	清舌尖鼻音	清舌根鼻音	清圓唇舌根鼻音
$hm$	$hn$	$hng$	$hngw$

除此之外，還有一個我也要跟諸位討論一下，那就是  $l$  這個聲母，也就是所謂「來」母字。來母字的諧聲問題是相當複雜的，因為來母字常跟舌根音諧聲，像：

籃  $l$ - : 監  $k$ -

很早便有人注意到這種諧聲的情形，這大概是代表古代漢語有一個複聲母，它既不是

k-，也不是 l-，而是 kl- 那一類的音。此外 l 也有跟唇音聲母字諧聲的，有些人們也認為上古有 bl-、pl-、ml- 等複聲母。這種情形也可能。以上都屬於複聲母問題，我們今天不打算討論它。另外有一個可以討論的，就是部份的來母字時常跟 th- 一類字諧聲，這也是個很特殊的現象，我現在舉幾個例子，大家一看就知道了，比方：

獺 th- : 賴 l-  
 體 th- : 禮 l-  
 緜 th- : 林 l-  
 摠 th- : 留 l-

從這些例子看來，我們要問爲甚麼 l 會跟 th 或 th 諧聲？這也可說是一個古代語音演變的痕跡，古代可能有一個不帶音的 l，像現在廣東四邑方言裏也有不帶音的 l- 聲母存在。我們可以寫成 hl，到後來的切韻時代，這個音就變成了送氣的 th- 了。這個 hl- 聲母跟 th- 聲母相近，我們也可以舉出唐朝人繙譯藏語 lh 的例子作證。我曾經做過唐蕃會盟碑的研究，發覺唐朝人用漢字翻譯西藏人的名字的時候，把西藏文的 lh 音都譯成 th 了，例如一個西藏人的名字 lha-mthong，唐朝人用「貪通」來翻譯它。還有一個西藏人名字 lho-gong 翻譯成「土公」。唐朝沒有清音的 lh-，只好拿一個最相近的音——th——去翻譯它。

今天我向諸位講的是利用中國的諧聲字問題，用比較嚴格的諧聲的可能性，去研究爲甚麼某些字例外地不跟它應該諧聲的字諧聲。有了例外，我們一定要找出來爲甚麼有這種例外？我們是否可根據這種例外假想，這類字可能在上古時候有另外一套聲母。這只是我個人的一個假設，將來大部份漢語歷史問題，還得靠跟別的語言像西藏話、緬甸話及境內少數民族語言像傣話來比較，希望將來各種比較的研究跟中國本身語言的研究，能夠湊合到一塊去，把各方面的問題可以美滿解釋。希望大家有興趣的時候能在這方面多注意一下，最後謝謝各位給我這個時間。



# On Some Archaic Chinese Initials

(A Summary)

FANG KUEI LI

After a brief survey of the initial consonants which are reconstructed for Archaic Chinese, the existence of a series of voiceless nasals and liquid is explored. This is done by a rigid observation of the principles of forming phonetic compounds in the Chinese script.

Aside from the voiceless labial nasal \*hm- which has been suggested by Tung T'ung-ho, a series of other voiceless nasals, such as \*hn-, \*hng-, \*hngw-, and a voiceless liquid \*hl- are proposed. The subsequent development of these consonants in Ancient Chinese of the 6th century is as follows: —

- \*hn- → ś- / \_\_\_\_\_ j-
- ṭh- / \_\_\_\_\_ r-
- th- / \_\_\_\_\_ vowels
- \*hng- → x-
- \*hngw- → xw-
- \*hl- → ṭh- / \_\_\_\_\_ j
- th- / \_\_\_\_\_ vowels